

拉拉与我④

—— 鹦鹉皮波

笛米特·伊求 原作 郑如晴 译

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COPYRIGHT NOTICE EXACTLY AS IN PUBLISHERS' S EDITION
CHINESE TRANSLATION REPRINTED BY ARRANGEMENT WITH
THE EASTERN PUBLISHING CO., LTD.
FOR DISTRIBUTION IN PR CHINA ONLY
ALL RIGHTS RESERVED

拉拉与我④

——鸚鵡皮波

笛米特·伊求 原著

郑如晴 译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(长沙市展览馆路66号) 长沙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

字数：3.5万 开本：787×1092 印张：4.125
1999年7月第1版 1999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：蔡笑丹

封面设计：陈笑月

印数：1—5,000

ISBN 7-5358-1678-9/I·459 定价：6.8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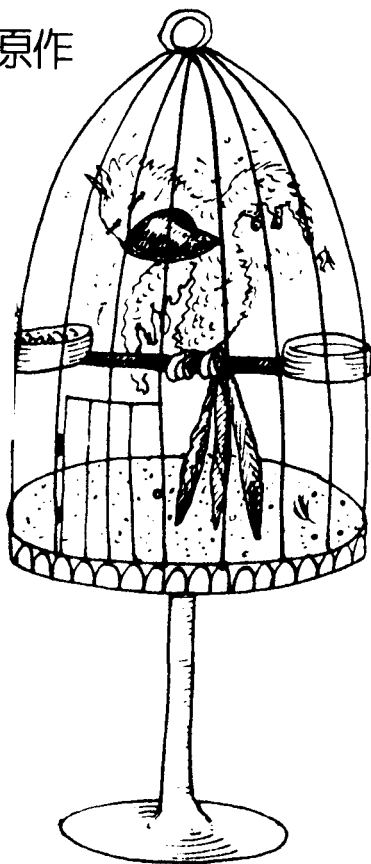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若有印刷、装订错误，可向承印厂调换。

拉拉与我

—— 鹦鹉皮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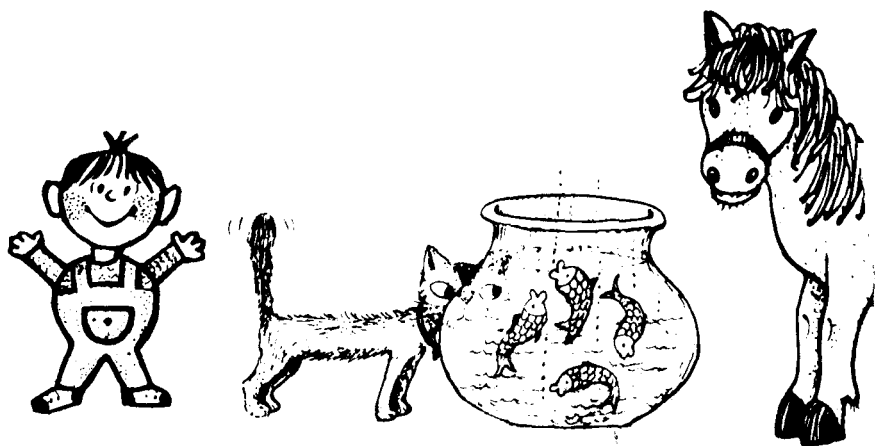
笛米特·伊求 原作

郑如晴 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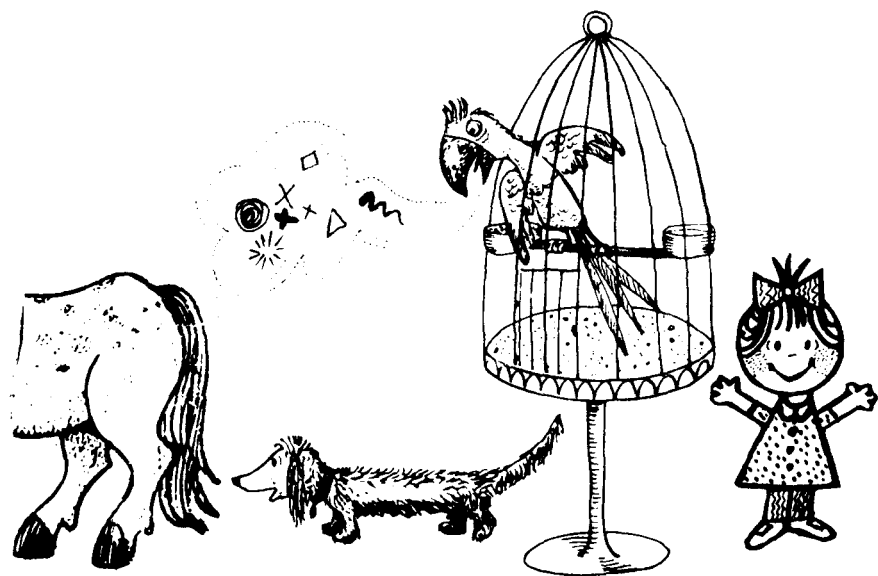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
6169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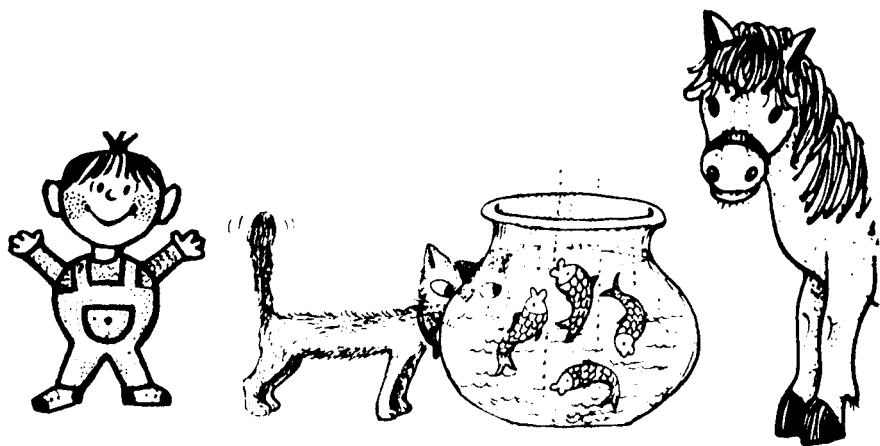
原作者简介

笛米特·伊求 (Dimiter · Inkiow) 出生在保加利亚，10岁时他就写了自己的第一本儿童故事。16岁那年他进入一家大报做事，很快就成为有名的儿童文学作家。他曾在苏菲亚戏剧学院攻读导演课程，并获得学位。自1965年起，笛米特住在德国。已出版的书有《盼望有自己的小婴儿的洋娃娃》、《到培坡罗尼的旅行》，以及《拉拉与



我》系列故事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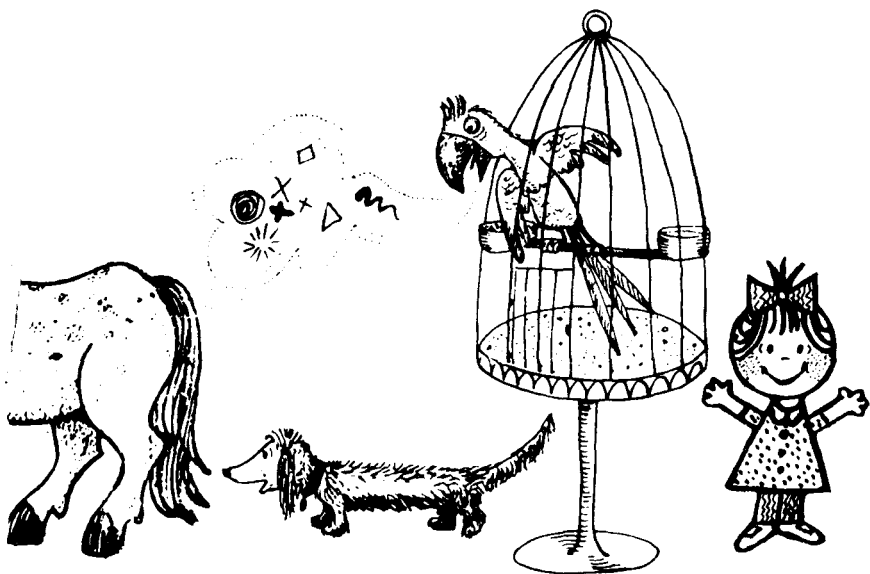
在这五本“拉拉”系列故事中，作者笛米特不断地赋予故事中的主角新的生命力与奇想，不但引起孩子们的共鸣，也引领着成人寻回已经走远的、曾经纯真的赤子之心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一系列的书在德国轰动一时，不但被拍成连续剧，也被广播电台制作成节目，且连载于德国最大的杂志之一“Brigitte”（比姬特）的原因了。



译者感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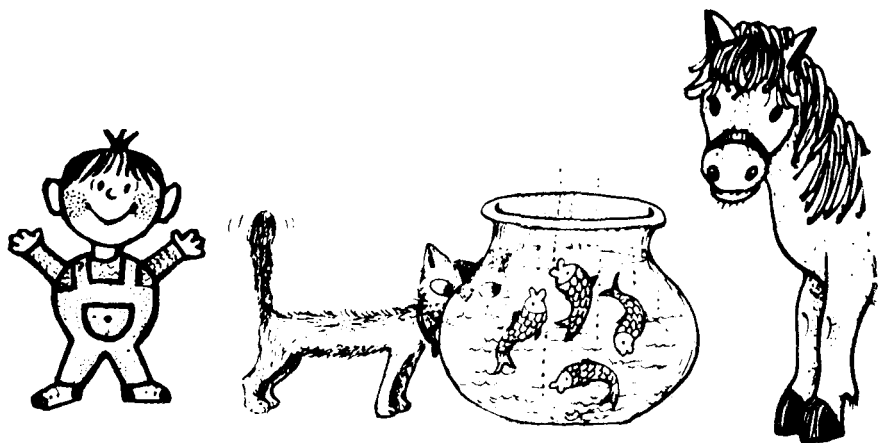
犹记得去年在译《拉拉与我》这系列故事时，正值溽暑的盛夏，我一边挥汗如雨，一边振笔疾书，在 38℃ 犹如烤箱的室内爬格子，其酷热难捱的程度正可以“锻金砾石”来形容。加上那时刚由德国归来不久，对亚热带那股灼热更是难耐。

然而处在这种几近“焚膏”的斗室里，咀嚼着“拉拉”系列里一篇篇逗趣而新奇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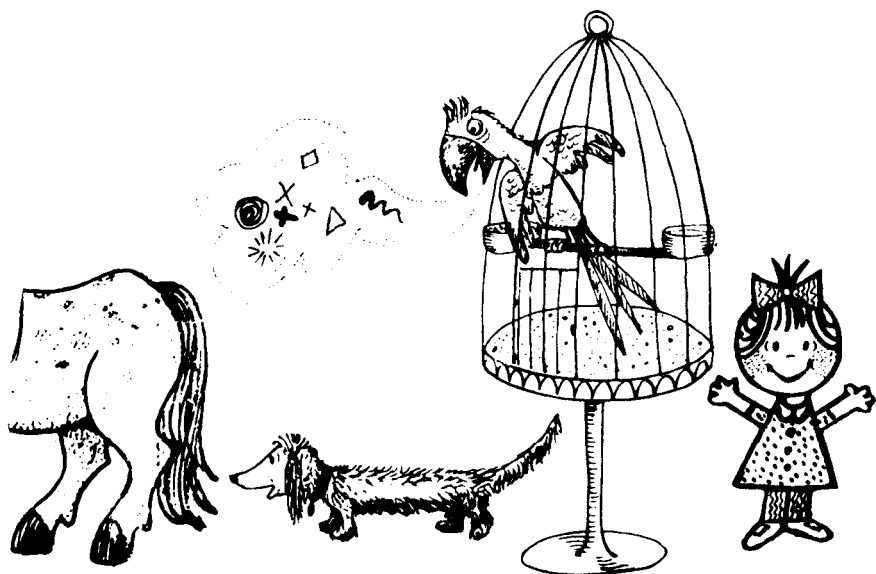
小故事，正如在这炎炎夏日里吃进一支支沁凉的冰棒，不禁精神为之一振，遍体舒畅。译着写着，竟不觉盛暑夏日已被笔尖消磨掉了，更不觉盛暑的脚步已慢慢走远。等到自“拉拉”的书堆中推案而起，才发现秋已悄悄来临，秋色的金黄亮丽正如我译罢这一系列小书后饱满充实的心灵。

又将逢炎炎盛夏的季节，但愿这一系列老少咸宜的小书是您消暑的良伴！



目 录

我和拉拉及鹦鹉	8
拉拉的梦	10
笨蛋	17
如何避免苏珊学脏话	24
骂人的话	32
皮波，你是鹦鹉小姐吗	37
你，可怜的皮波	45
皮波的跳蚤	52



全世界最强壮的孩子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60

两个整洁的小孩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66

解脱的狗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74

我变成了中国人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82

刷牙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90

我和拉拉练习飞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96

给妈妈一个惊喜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104

逛动物园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111

擦鞋子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118

差一点儿我就打赢了赌□□□□□□□□124



我和拉拉及鸚鵡

你一定认识我，知道这位是我。

那位是我姐姐拉拉。

她所做过的那些糗事，我都已经说过了。

对于
她，我只
有生气，
真的！

我现
在很生
气，这些
我所讲过



的有关姐姐拉拉的故事，明明也是我的故事，大家却称为“拉拉的故事”，这是不公(gōng)平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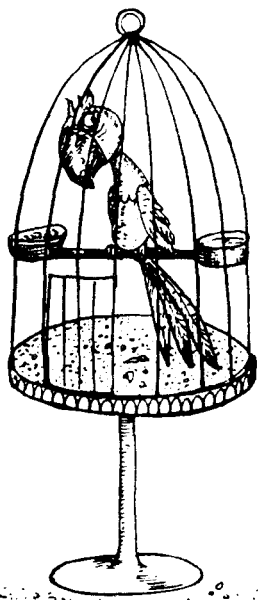
人们这样称呼这些故事，也许是因为我姐姐拉拉比我大，但是很快就会改变了。再过两年，我就像她一样大了。

这里有个“人”，你还不认识它。

它是桐尼叔叔的鸚(yīng)鹉皮波(bō)。

以前我只生我姐姐拉拉的气，但是现在我也生皮波的气。

我第一次生气是这样开始的：





拉拉的梦

一个星期天的早晨(chen),当我正在吃香蕉(jiāo)时,我姐姐过来问我:“你知道我昨夜做了什么梦(mèng)吗?”

我根本不想知道,但是她又问:“你知道我昨夜做了什么梦?”

“到底是什么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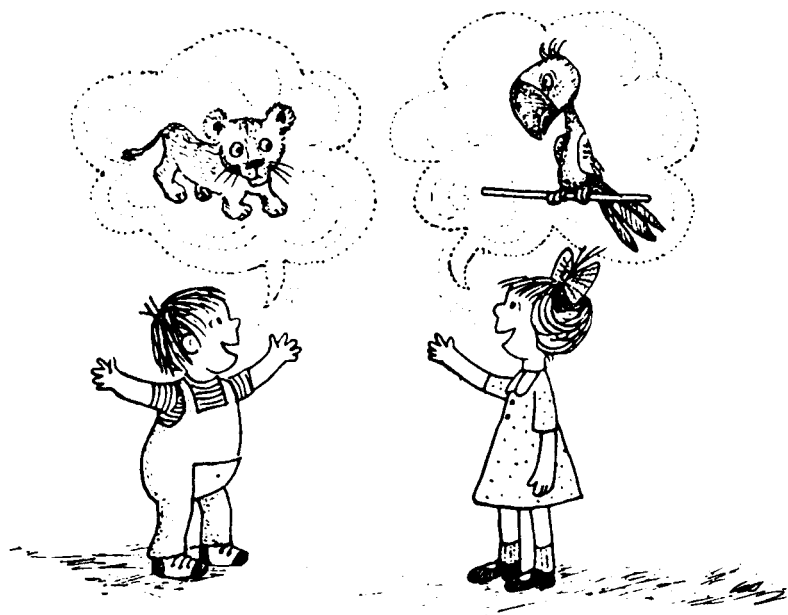
“桐(tóng)尼(ní)叔(shū)叔买了一只鸚鵡。一只很大、有花色的鸚鵡,它会说话。”

我也想让我姐姐知道,我做了一个很美的梦,因此我说:“我昨夜也做了一个

梦。”

“是什么？”

“一头小狮 (shī) 子，一头漂亮、温 (wēn) 驯 (xùn) 的小狮子，我整夜都在和它玩。”



我想，她现在一定在羨(xiàn)慕(mù)我而且有点生气。但是她只问：“这是你第一次做这个梦吗？”

“是第一次。”我热(rè)心地点头。

“这样不算！”她喊(hǎn)着，想要让我生气，“我已经接(jiē)连(lián)三次梦见了鸚鵡。如果有人接连三次做了同一个梦，那就是真的，桐尼叔叔会有一只鸚鵡的。”

我才不相信拉拉的话。

“才不对！”我叫着，“才不对！”

“是这样！”她固(gù)执(zhí)地说，“是这样！如果有人连续(xù)三次做同样的梦，那就是真的，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。”

“不对！不对！”

“对的！对的！”

“我们要打赌(dǔ)吗？”我建议。

“打什么赌？”

“如果桐尼叔叔没有鸚鵡，那你就为我做一星期的事，我要你做什么，你就得做什么。”

“如果他有呢？”拉拉狡(jiǎo)猾(huá)地问，“那该怎么办？”

“那么我就为你做一星期的事，你要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”

“一言(yán)为(wéi)定！”

我们握(wò)手表示绝(jué)不反悔(huǐ)，然后跑到五楼去了，桐尼叔叔住在那儿，我按(àn)门铃。

这一次，我和拉拉打赌一定可以赢(yíng)了——我想。到目前为止，所有的赌都是她赢的。

“桐尼叔叔！桐尼叔叔！”

我焦(jiāo)急地敲(qiāo)着门。

他打开门，问：“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桐尼叔叔，你有没有一只鹦鹉？”我问。

“有啊！”他笑着说，“你要看吗？”

我张着嘴巴站在门边，这是不可能的！

“我今天早上才带回来的。进来，拉拉刚刚已经看过了。”

老天！原来是这样！我现在必须依(yī)照(zhào)约(yuē)定替她做一星期的

